

隐秘的角落：

摩洛哥社会“越轨行为”的能见度与自我审查

丁辰熹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摩洛哥

最近国内推理悬疑剧大火，仔细想想，田野调查在某种程度上也与警方的侦查探案工作性质相仿。两者都需要确定犯罪现场（田野），寻找证据（追踪观察），探索罪犯的作案动机（诠释意义），直到最终找到“沉默的真相”。也正如探案的过程一样，我们在田野工作中会被纷繁复杂的现象所误导，会丢失线索，会迷失焦点，但很多时候，我们只需要多一点时间和耐心，等待对手犯错，便能在一幅看似圆满的图景中找到一丝缝隙，发现一片“隐秘的角落”。

而我对摩洛哥“越轨行为”能见度及其自我审查的关注也源于一次偶然的契机。这要从我在拉巴特时的那套租屋说起。租屋位于拉巴特中产阶级聚集的艾格达尔(Agdal)区，房子有四层高，我住在三楼，而一楼则是一间酒吧。当然，租房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这一点，因为按房东的说法，这是家意大利餐厅。白天里，这家店倒也确实是餐厅，只不过一到晚上就变成夜夜笙歌的酒吧了。

租屋的房子质量不好，隔音效果很差，酒吧的噪音倒是其次，楼上传来的“男欢女爱声”才是真正的困扰。刚开始我还以为只是运气不好，碰上了一对十分开放的夫妇。可住了一段时间后才发现事情有些蹊跷，因为楼上每次传来的声音都不一样。和同住在艾格达尔区的中国朋友聊起了此事，没想到她也有一段与此有关联的故事。一次打车回家，快到家时，当地的出租车司机对朋友说，“这块地方不好，总有妓女出没。”真可谓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原来租屋楼上竟是一处当地人开展性交易活动的场所。想起此前不时在电梯里面碰到的浓妆艳抹且穿着暴露的女子，这一切也都变得理所当然了。



图1 酒吧外景，看起来就是一家普通的西餐厅 作者拍摄



图2 酒吧内景，藏在门侧后方的吧台 作者拍摄

回家后赶紧请楼下的看门小哥(concierge)喝了杯茶，想从他口里确证自己的猜想。在摩洛哥，看门小哥名义上只是楼栋安全的保障者，但实际上还是一个移动的“情报中心”。除了看门，小哥也会帮楼内的住户跑腿。不管是买东西、换煤气、还是租房，只要给小费，什么都能干。最关键的是，小哥负责楼内的卫生工作，掌控着每家每户垃圾袋里隐藏着的各种秘密。这家住着个酒鬼（酒瓶），那家住着个烟鬼（烟蒂），这家人身体不好（药盒），那家住着个性上瘾者（计生用品）。每天从早到晚坐在一栋不超过十户人的住宅门口，可以说楼里每家每户的生活起居和人际交往都逃不过看门人的眼睛。而每栋楼前的小哥们聚在一起，也就构成了一张致密的情报网。

小哥告诉我，我家楼上是个挂在airbnb平台上的民宿，但很多这样的民宿最后都变成了当地人性交易活动的场所。出于好奇心，我特意上airbnb的官网上搜索了一番，没想到还真有一些收到差评的民宿被住户投诉楼内有性工作者出没。尽管受到噪声的侵扰，但我却为这一发现而激动不已，忍不住跑去找当地的朋友们分享我所发现的“天大的秘密”，但朋友们听后倒是十分淡定：

“这并不稀奇，摩洛哥人都知道。但不管怎么说，对于你的遭遇，我很同情。”

“你可以去报警，你是个外国人，警察会重视的。”

“报警？算了吧，我不想惹麻烦，毕竟我要常住在这。说起报警，为什么街坊邻居没一个报警的？这种既不合沙里亚（伊斯兰教法）又违背法律的事，就没人有意见？”

“C'est la vie. Bienvenue au Maroc.”

（“生活就这样，欢迎来到摩洛哥。”）



图3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在卡萨布兰卡老城外建立的“布斯比尔”(Bousbir)红灯区(Quartier Réservé) 图片来源：摩洛哥历史档案资料库

类似这样的“越轨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似乎是能够被社会所容忍的，然而，一旦这种问题被摆上台面，变成公众议题，事情就变性了，甚至会遭到整个社会的激烈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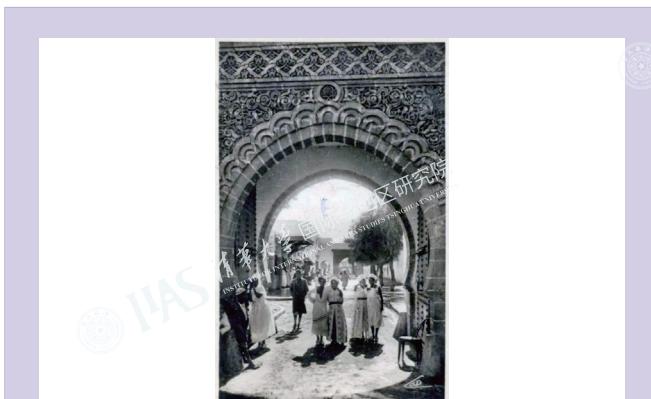


图4 红灯区内的性工作者
图片来源：摩洛哥历史档案资料库



图5 讲述摩洛哥性工作者生活的被禁影片：Much Loved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提供

2015年，摩洛哥导演那比勒·艾尤什(Nabil Ayouch)所拍摄的电影Much Loved在戛纳电影节上首映，电影的宣传片也被上传到了Youtube上。短短6分钟的剪辑仅在数天内便吸引来了两百万流量。这部电影讲的不是别的，正是朋友口中“摩洛哥人都知道”的事——四名摩洛哥女子在马拉喀什出卖肉体、服务沙特金主，并通过性交易艰难维生的故事。然而，也正是这样一个人尽皆知的地方知识，在进入公共领域后，引发了众怒——片中的女主演受到死亡威胁，另一名饰演沙特金主的男演员被人捅伤，摩国政府更是直接禁止影片在国内上映。

对比楼栋里被宽容的性交易与触发众怒的文艺作品，我们似乎能窥探出摩

洛哥整个社会层面对于秩序的想象。面对“越轨”问题，人们对秩序的评判标准，在不经意间便由“合法与非法”转变成了“可见与不可见”。换句话说，“越轨行为”的能见度成为了问题的关键——“越轨行为”只能维持在一个低能见度水平范围内，也应该藏匿在它应属的隐秘角落中。

事实上，对“越轨行为”能见度的自我审查体现在摩洛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的印象里，好友伊姆缇南（Imtinan，化名）是个穿着相对保守，温文尔雅的姑娘。头巾、宽松的长袖与长裤，是她的标配。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她的另一面。

为了给她刚出生的侄子庆生，伊姆缇南邀请我和我太太去她家与亲友共聚，只不过，按照当地的风俗习惯，这次聚会只有女性才能出席。尽管摩洛哥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中是一个相对开放的国家，但性别的区隔仍是当地社会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在这次聚会中，我的任务就是把太太送到好友家的楼下，并在聚会结束时把她接回家。

我们准时来到伊姆缇南家楼下，一阵寒暄后我把太太交给了她。值得注意的是，伊姆缇南今天的打扮与往日略有不同，外面披着一件略显突兀却能把整个身体全都裹进去的罩袍。罩袍显然是临时拼凑的，但却有着很好的遮掩效果。临别时，伊姆缇南还笑着朝我打趣说，“放心吧，我们不会把你太太吃掉的。”

大概十点半，估摸着聚会差不多该结束了，我便来到好友家楼下等着。她家的灯全亮着，即使是站在楼下也能听到里面的喧闹声。隔着窗子，我不知道里面正在发生着什么，只能凭想象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等了差不多快半个小时，太太才从楼里走出来，脸上的疲惫却掩盖不住兴奋。

“看样子，玩儿得挺开心？”

“其实挺无聊的，但也算是大开眼界了。伊姆缇南一进家门就把外面的罩袍给脱了，里面穿着一件很短的低胸连衣裙。这帮姑娘们可真是闷骚啊。穿的一个比一个短，一个比一个露。超短裙啊，什么都有。各个浓妆艳抹，搔首弄姿。一个个争奇斗艳的，感觉像是参加了一场摩洛哥的维密秀。倒是我，成了穿着最保守的那个了。”

“还真没想到，也算是长见识了！在场的只有女性？我是说，男性亲属也没有？”

“没有。他爸爸之前在自己屋里，聚会开始后就出去了。从屋里走出来，换上鞋，就出去了，从头到尾没往我们这边望过一眼。”

“然后呢？”

“聊到后来实在没话聊了，我就跟她们一个个的轮流自拍。只不过，她们都只让拍脸，还特意强调不要拍到在场的其他女性。”

很显然，这是一场“越轨”的狂欢，穆斯林社会中有关女性羞耻观念的一系列道德标准都被暂时抛诸脑后。但即使是在这样一片隐秘的角落里，有关“越轨行为”能见度的自我审查也始终在场，不论是男性亲属的自我回避也好，还是合影的小心谨慎也好，每个参与者都自觉地维持着能见度的适当范围，不让它泛滥溢出。

在摩洛哥，将上述这套自我审查机制体现得最淋漓尽致的，莫过于酒的销售、运输及消费过程。

按照摩洛哥的现行法律规定，“持证机构的经营者不得向摩洛哥穆斯林出售或提供酒或酒精饮料。”也就是说，仅从规范层面来说，摩洛哥的酒类产品仅用来服务于外国人和本国的非穆斯林公民。可实际情况却正好相反，摩洛哥穆斯林事实上占据了该国酒类消费人口比例的大头。因此，从法律的实践层面来看，上述规定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然而，失效的法律制度却同时在整个社会层面催生出了一套控制“越轨行为”能见度的自我审查机制。



图6 被店主用灰色薄膜遮住的酒类商品专卖店 作者拍摄

尽管卖酒在摩洛哥是一项合法的营生，但几乎所有卖酒的店铺都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维持酒水的低能见度，甚至掩盖其存在本身。酒水主要通过三种渠道销售——酒产品专卖店、大型超市和酒吧。

单从外表上看，酒产品专卖店几乎和其他商铺没有任何区别。为了保持自身的低识别度和酒的低能见度，有的店家会选择在自家店铺的大橱窗上贴上银灰色薄膜，店外的人看不到店里，店里的人却仍能看到店外。这么做，不仅能让酒精淡出公众视野，也能让顾客的隐私得到保护。

出于同样的目的，大型超市会单独辟处一片独立的空间用于摆放和销售酒类商品。这些酒产品专区与普通购物区相互区隔，并配有独立的卷帘门。遇到特殊时期，如斋月或其他穆斯林节庆，卷帘门会被拉下来，从而将酒产品与公共购物空间完全隔绝开来。至于酒吧，店家会更加注重其隐秘性。以租屋楼下的酒吧为例，它设有两扇大门，进入酒吧大堂前要先进入一个门厅，从而大大增加了酒吧内部与外面大街的距离感。

吧台则设置在大门的两侧，完全隐蔽于门后。行人从门外向内看，只能看到摆放整齐的餐桌。通过这样的布局，酒吧至少便从表面上实现了与酒精的剥离，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正当性。



图7 另一家酒类商品专卖店的外景 作者拍摄



图8 同一家专卖店的内部视角
(店外面看不见里面, 里面可看见外面) 作者拍摄

在消费环节, 顾客在购买酒类商品的时候也同样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降低所购商品的能见度。为了隐藏商品, 消费者会用报纸将所买的酒品一层层包起来, 然后放进购物袋或包中。报纸的包装一方面是起遮掩作用, 另一方面是避免酒瓶的碰撞。或是直接将酒灌进矿泉水瓶子里, 并将酒瓶遗弃。购物结束后, 商家会避免向顾客提供收据, 以免给警方留下证据。“越轨者”在转运酒品的过程中也会格外小心, 并采取一切可能措施防止酒瓶暴露或摔碎。最后一道审查是处理好喝完的酒瓶。就像买酒时一样, “越轨者”会再用报纸把酒瓶层层裹住, 放进塑料袋里, 最后扔进尽量远离自家的垃圾桶里。在重重的自我审查过程中, “越轨者”一方面不断内化着合法/非法的二元判准, 另一方面通过能见度控制和空间上对“越轨行为”的区隔, 维持了整个社会秩序的平衡。

这篇文章从三个方面探讨了摩洛哥社会对“越轨行为”能见度的自我审查。对于“越轨行为”而言, 社会秩序的正当性判断标准在不知不觉中由合法/非法变成了可见/不可见。通过不断的自我审查, “越轨行为”的社会能见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越轨行为”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承认与正当化。借助微观层面近距离的田野观察, 我们发现了摩洛哥社会中的一片隐秘的角落, 并对当地人对于秩序的认同与想象做出了探索性的诠释。通过描绘一个穆斯林主体国家中常常为人所忽略且“难以启齿”的一面, 本文希望打破习见于媒体对伊斯兰社会惯常叙事中的刻板印象, 并为其拼凑出一幅更为全面的图景。